



10

责任编辑：纪觉
版式策划：安宁
执行主编：高玉璞
张敬东
制图：安平
高玉璞
刘利平2025年
5月13日
星期二

内蒙古日报

北疆文化·文物说



【出圈】呼和浩特博物院 一级文物

【自白】

活灵活现“硬花活”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

我是来自1000多年前的砖雕盘龙柱。详细介绍自己前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“砖雕”这项古代艺术。砖雕俗称“硬花活”，就是在青砖上雕刻图案，由东周瓦当、空心砖和汉代画像砖发展而来，是中国古建筑雕刻中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。

我是被用来支撑万部华严经塔一、二层楼转角处的盘龙柱之一。因为柱子需要2米多高，所以我被分为5块砖雕烧制后组成。2块青砖各雕1只龙头，2条龙粗壮的左肢和尖利的五爪各雕在1块青砖上，还有1块青砖雕刻着龙尾巴。

砖雕成品之所以能经受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日晒雨淋，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流程复杂又严格。从原料的选取到出窑，经过选土、制泥、制模、脱坯、晾坯、入窑、看火、上水、出窑九道工序，全部完成需要30多个环节。

那些日子可把工匠们忙坏了，他们从出窑的青砖里仔细挑选出满意的青砖，先蘸水磨平，然后在画纸上画稿，画好后用缝衣针顺着线条穿孔，再把画纸平铺在砖面，用装着黑色画粉的“粉包”顺着针孔轻轻拍压画稿，工匠们称这道工序为“落稿”。

落稿后，工匠便用刀、凿在砖上刻划出画面构图，确定景物具体部位，规划出前、中、远3层景致，这道工序讲究刀路、刀法的技巧，只有“大师”级的工匠才能完成。

工匠在“作业本”上施展着阴刻、浅浮雕、深浮雕、圆雕、缕雕、平雕等技法，我们在一片“叮叮当当”“窸窸窣窣”声中诞生了。

当5块砖雕叠放拼接成柱形时，只见柱上2条龙一上一下缠绕着柱身。上面的龙头高扬，头上有“丫”形角，龙眼圆睁，目光犀利，龙嘴大张，露出利齿，龙发后飘，威风凛凛，龙鳞遍布，层次分明，肢体粗壮，肌腱感强，龙尾上翘，欲即腾空。

下面的龙相比上面的龙，姿态沉稳，龙嘴微合，眼神温和，似沉思，又像守护。龙身的肌肉线条虽然清晰可见，但动作幅度较小，给人一种内敛的力量感，盘绕的方式也显得舒缓，像是在柱上栖息。龙爪虽然也抓着柱身，但力度比上面的龙弱，龙尾轻轻卷曲。

2条龙的鬃毛用阴刻线条表现，毛发的走向与龙的姿态相契合，有的随风飘动，有的则顺着龙身的曲线自然垂下。

这就是我，巧夺天工的砖雕盘龙柱，负载着民族文化融合的传承，为世人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。

辽代砖雕盘龙柱出土于万部华严经塔



(本版图片由呼和浩特博物院提供)

盘龙绕柱啸长空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刘利平

砖雕盘龙柱由2条龙组合。龙身蜿蜒曲折，鳞片层层叠叠；龙的鬃毛用阴刻线条表示，毛发的走向与龙的姿态相契合，有的随风飘动，有的则顺着龙身的曲线自然垂下；锋利的五爪紧抓柱身，仿佛随时会腾空而起；龙尾上翘，与弯曲的身姿呼应。

辽代的盘龙柱既有粗犷张扬、力量感极强的艺术风格，也有中原盘龙柱内敛、盘曲蜿蜒的神韵，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。

龙腿粗壮有力、肌肉发达，锋利的龙爪紧压柱身，仿佛欲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。下方的龙形态与上方相似，但是不如上方的生动。出土砖雕盘龙柱与现有盘龙柱相比较，造型风格相同，高度不同，做工也不如现有的盘龙柱细腻。

有关专家将万部华严经塔盘龙柱与太原晋祠圣母殿北宋盘龙柱相比，发现前者盘龙躯体健壮，鳞甲层叠，富有力量感，后者盘龙身躯纤细、灵活，躯体盘曲流畅，富有灵动感。由此可见，辽代的盘龙柱风格不同于中原，既有粗犷、张扬、气势雄浑、力量感极强的艺术风格，也有中原盘龙柱内敛、盘曲蜿蜒、变化无限的神韵，它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。

关于盘龙柱的最早记载见于《营造法式》，这是宋代李诫在浙江工匠喻皓《木经》的基础上编成的建筑学著作，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。书中有关于盘龙柱的信息：一处在“卷三·石作制度·重台钩阑·望柱”条目下，尽管并无明文提及，但在后文与之对应的“卷二十九·石作制度图样”望柱形制图样中，清晰地画出了“剔地起突，缠柱云龙”的形象，这就是最早描写盘龙柱的文献。

呼和浩特博物院工作人员刘利平介绍，“雕龙缠柱”的形制至少在李诫编著《营造法式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，并且也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传统装饰。万部华严经塔建于宋辽时期，砖雕盘龙柱就是这一时期的精品。细看砖雕盘龙柱，由2条龙组合，龙身蜿蜒

曲折，以灵动的线条勾勒出龙的身体，肌肉线条饱满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龙身的鳞片层层叠叠，排列紧密且整齐，层次感十足，每一片鳞片边缘清晰，立体感很强；龙的鬃毛用阴刻线条表示，线条流畅且富有变化，毛发的走向与龙的姿态相契合，有的随风飘动，有的则顺着龙身的曲线自然垂下，增加了龙的动感和飘逸感；锋利的五爪紧抓柱身，仿佛随时会腾空而起；龙尾上翘，与弯曲的身姿呼应。

呼和浩特博物院工作人员张静说：“古代，龙被视为祥瑞之兽，代表着权力和吉祥。不同历史时期盘龙柱的造型和雕刻风格也有所不同，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审美观。契丹人建立了辽朝，他们很早就形成了对龙的崇拜。辽代龙纹的艺术风格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，描绘的龙既有北方游牧部落的粗犷和力量感，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细腻和优雅，这种融合不同文化特色的艺术风格，使辽代龙纹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很高的艺术价值，砖雕盘龙柱便是典型的‘雕龙缠柱’代表。”

盘龙柱展示了工匠精致的雕刻技法和娴熟的烧造技术，同时也体现出北方游牧部落的审美观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高度融合，对后世北方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盘龙柱以其独特的姿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演绎的生动体现。辽代砖雕盘龙柱让我们认识到当时工匠对工艺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它不仅是辽代建筑艺术的瑰宝，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。

观点

文化交融显艺韵

□刘利平

盘龙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一种立柱装饰，常出现在一些较高等级的殿堂建筑中，视觉效果华丽。

辽代砖雕盘龙柱整体呈圆柱形，龙呈缠绕状盘在石柱上，圆眼外凸，上龙张口吟啸，有统领、发号施令之意；下龙闭口，有顺从、执行之象。龙肩微前弓，阴刻线条用以表示鬃毛，鳞片层层分明；五爪尖锐有力，瑞云与后腿相连，威武雄壮。

砖雕盘龙柱整体造型流畅，做工精美，形象逼真，是一件有着千年历史传统构件的实物标本。目前留存的盘龙柱实物多以明、清两代为主，因此这件辽代五段一体的完整砖雕盘龙柱倍显珍贵。

从砖雕盘龙柱的纹饰来看，以浮雕形式刻出盘柱而上的龙的形象，柱身有收有分，截面呈圆形，再辅以浅浮雕或线刻花纹作为装饰。

从其出土地点来看，丰州故城背靠大青山，南有黄河，地处平川，交通便利，又靠近辽代的西京（今大同），这为丰州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辽朝廷利用这里的水利和沃土，垦耕大量土地，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，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。到辽代中晚期，丰州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，经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。

丰州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，交通驿道发达通畅，商贸往来频繁，文化多元开放，使得这一时期保留了大量的历史遗存。这件辽代砖雕上的两条盘龙，形态雄壮威武，线条雕刻流畅，从艺术形态上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。

历经千年，这些珍贵文物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，讲述着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。

（作者系呼和浩特博物院副研究员）

史话

石雕木刻说龙纹

“雕龙缠柱”的形制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，但具体时间并不明确。最早有据可查的石雕龙柱出现在汉代，距今1800多年。山西晋祠圣母殿的木雕盘龙柱建于北宋年间，距今900多年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。这些信息表明，盘龙柱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元素，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存在，而在北宋《营造法式》编撰时已非常成熟。

北宋以前，建筑中“雕龙缠柱”形象相对清晰的是邯郸北齐南响堂山第1窟门洞两侧的石雕盘龙柱，浮雕的2条龙盘柱而上，在门上拱梁中心交颈回望，将盘龙柱的使用向前推至约500年。

若论木构“雕龙缠柱”的巅峰之作，非山西晋祠莫属。晋祠的圣母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（1023年—1032年），并于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重修。该殿东向，面阔七间，重檐歇山顶，四周施围廊，是《营造法式》中“副阶周匝”形式的实例。

晋祠的8根木柱，盘龙缠柱而上，龙身与木柱以榫卯相接，龙首昂然向天，须髯根根分明，鳞甲历经千年风雨仍清晰可辨。八龙之名各异：居中2柱为应龙，次为蟠龙、蛟龙，最外侧无角者则为螭龙。龙形或怒目张爪，或腾云欲飞，唐宋龙像的雄浑神韵在此凝固。最有趣的当数“比耶龙”，一爪曲张如剪刀手，引得今人争相与之合影，千载威严竟透出几分顽童般的俏皮。

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的砖雕盘龙柱是分段而制，重叠组合，山西晋祠的木构盘龙柱龙身是分段雕刻，榫卯咬合，尽显“雕龙缠柱”之工以刀代笔的精湛妙绝。匠人运用平雕、浮雕、圆雕诸法，自粗凿至细琢，鳞片层叠有序，龙睛不怒自威。

今天，我们凝视千年前的“雕龙缠柱”，探索中华文明的肌理：木石无声，以榫卯咬合历史的断章；泥土易散，以彩塑定格时光的斑斓。盘龙柱既是匠心的丰碑，也是文化的信使，在每一片鳞甲的转折处，都镌刻着古人对天地的敬仰，对美的追求。

（雷焕 供稿）